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三十四回 蓋蘇文大敗歸建都 何宗憲袍幅冒功勞

詩曰：荷花開放滿池中，映得清溪一派紅。

只恨狂風吹得早，鳳凰飛處走青龍。

那仁貴心中大悅，說：「蒙大老爺屢次施恩相救，小人將何圖報？」連忙脫落白袍，與何宗憲換轉。兩件白袍，花色相同，宗憲穿了仁貴無襟白袍，薛仁貴反穿了宗憲新白袍。薛禮竟回前營內，不必表他。

單講張士貴思想冒功，領了何宗憲，將薛萬徹屍骨離卻營盤，來到鳳凰山上，進入御營，俯伏塵埃，說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巨奉我主旨意，救駕來遲，臣該萬死。駙馬踰營討救，前心受了箭，到汗馬城中開讀了詔書，就打箭身亡。臣因救兵急促，無處埋葬，燒化屍骸，今將駙馬白骨，帶在包中，請陛下龍目親觀。」朝廷聽見此言，龍目下淚，說：「寡人不是，害我王兒性命了。」尉遲恭就開言叫聲：「張環，駙馬性命乃陰間判定，死活也不必說了。本帥問你，方才山腳下追蓋蘇文這穿白小將，是應夢賢臣薛仁貴，如今在著何處？快叫他上山來。」士貴道：「元帥又來了，若末將招得應夢賢臣，在中原就送來京定篤了，為何將他隱埋沒在營內？方才追趕蓋蘇文，殺退番兵者，是狗婿何宗憲，那裡有什麼薛仁貴。」敬德大喝道：「你還要強辯麼！本帥因無認色，故親自將他白袍襟幅扯一塊在此，已作憑據，你喚何宗憲進來，配得著也不必說了，配不著看刀伺候。」張環應道：「是，」朝廷降旨，宣進何宗憲，俯伏御營。張環道：「元帥喏，可就是這無襟白袍，拿出來對對看。」尉遲恭把這塊袍幅與宗憲身上白袍一配，果然毫無闊狹，花朵一般。尉遲恭大驚，他那裡知道內中曲折之事，反弄得滿肚疑心，自道：「噯，豈有此理。」張環說：「元帥，如何，是狗婿何宗憲麼？」敬德大怒說：「今日縱不來查究，待日後班師，自有對證之法。」忙將功勞簿打了一條粗槓子，乃鳳凰山救駕，是一大功勞。朝廷說：「卿家就此回汗馬城保守要緊，寡人明日就下山了。」張士貴口稱領旨，帶了宗憲下鳳凰山。一聲傳令，拔寨起程，原回汗馬城，我且慢表。

單講天子回駕，降旨把人馬統下山來，淒淒慘慘回鳳凰城中，安下御營。

朝廷見兩旁少了數家開國功臣，常常下淚，日日憂愁，軍師與元帥每每勸解。

忽這一天，藍旗軍士報進營來，說：「啟上萬歲爺，營外來了魯國公程老千歲，已到。」朝廷聽見程咬金到了，添上笑容，說：「降旨快宣進來見駕。」

外邊一聲傳旨，召進程知節，俯伏塵埃，說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臣程咬金朝見，願我王萬歲、萬萬歲！恕不保駕之罪。」朝廷說：「王兄平身。這幾時沒有王兄在營，清靜不過，如今王兄一到，寡人之幸。不知你從水路、旱路來的？」咬金說：「陛下，不要講起。若行水路，前日就回來了，何必等到今日？乃行旱路，同了尉遲元帥兩位令郎，蹈山過嶺，沿海邊關受許多猿啼虎嘯之驚，冒許多風沙雨露之苦，才得到鳳凰城見陛下。」朝廷說：「還有御姪在營外，快宣進來。」內侍領旨傳宣。尉遲寶林、尉遲寶慶來到御營朝見陛下，見過軍師，父子相見，問安家事已畢，寶林就是前妻梅氏所生，寶慶是白養花滴血，家中還有黑金錠親生尉遲號懷，年紀尚幼，因此不來出陣。

天子又問程王兄：「中原秦王兄病恙怎麼樣了，還是好歹如何？」咬金說：「陛下若講秦哥病勢，愈加沉重，晝夜昏迷不醒，臣起身時就在那裡發暈，想必這兩天多死少生了。」天子嗟歎連聲。程咬金見禮軍師大人，回身叫道：「尉遲老元帥，掌兵權，徵東遼，辛苦不過了。」敬德說：「老千歲說那裡話，某家在這裡安然清靜，空閒無事，有何辛苦？」咬金又往兩邊一看，不見了數位公爺，心中吃驚。開言說：「陛下，馬、段、殷、劉四老將軍，並同眾家兄弟那裡去了？」朝廷聽見，淚如雨下。說：「總是寡人萬分差處，不必說了。」知節急問：「陛下，到底他們是怎麼樣？」天子忙把馬三保探鳳凰山死去，一直講到蓋蘇文用飛刀連傷總兵二十餘員，嚇得程咬金魂不附體，放聲大哭。罵道：「黑炭團，你罪在不赦！我哥秦叔寶為了一生一世元帥，未嘗有傷一卒，你才做元帥，就傷了我眾家兄弟，你好好把眾兄弟賠我，萬事全休，不然我剝你皮下來償還他們性命。」朝廷道：「程王兄，你休要錯怪了人，這多是寡人不是，與尉遲王兄什麼相干。」咬金下淚道：「萬歲一國之主，到處遊玩，自然眾臣保駕。你掌了兵權，自然將機就計，開得兵，調兵遣將；開不得兵，就不該點將下去了。怎麼一日內把老少將官，多送盡了。」朝廷道：「也不必埋怨，生死乃陰間判定，休再多言。過來，降旨擺宴，與程王兄同尉遲王兄相和。」內侍領旨，光祿寺在後營設宴，擺定御營盤內，兩人謝恩坐下，飲過三杯，尉遲恭開言叫聲：「程老千歲，某有一件稀奇之事，再詳解不出，你可有這本事詳得出麼？」程咬金道：「憑你什麼疑難事說來，無有詳解不出。」敬德說：「老千歲，可記得前年掃北班師，陛下曾得一夢，夢見穿白將薛仁貴保駕徵東，老千歲你也盡知的。到今朝般般應夢，偏偏這應夢賢臣還未曾見，你道是何緣故？」程咬金說：「沒有應夢賢臣，如何破關得能快？倘或在張士貴營中也未可知。」敬德道：「他說從來沒有應夢賢臣薛仁貴，只得女婿何宗憲，穿白用戟。」咬金說：「老黑，既是他說女婿何宗憲，也不必細問了，諒他決不敢哄騙。」敬德道：「老千歲，你才到，不知其細，內中事有可疑。若說何宗憲，誰人不知，他本事平常，掃北尚不出陣，徵東為什麼一時驍勇起來？攻關破城，盡不在一二日內，勢如破竹。本帥想起來薛仁貴是有的，張環奸計多端，埋沒了薛仁貴，把何宗憲頂頭，在駕前冒功。」咬金道：「你曾見過薛仁貴麼？」敬德道：「見是見過兩遭，只是看不清楚。第一遭本帥被番兵擒去，囚在囚車，見一穿白將，殺退番兵，奪落囚車，見了本帥，飛跑而去，停一回，原是何宗憲。後來在鳳凰山腳下追趕蓋蘇文也是穿白用戟小將，本帥要去拿他，又是一跑，只扯得一塊衣襟，原是何宗憲身上穿無襟白袍。我想，既是他，為何見了本帥要跑，此事你可詳解得出麼？」咬金道：「徐二哥陰陽上算得出的，為何不要問他？」敬德說：「我也曾問過軍師大人，想受了張環萬金之賄，故不肯說明。」程咬金道：「二哥，到底你受了他多少賄？直說那一日受他的賄。」

敬德道：「那裡受他什麼？」咬金道：「既不受賄，為何不說明白？」敬德道：「果是他女婿何宗憲，叫我也說不出薛仁貴。」咬金道：「噯，你哄那個老黑，想來必有薛仁貴在張環營內。前年我領旨到各路催糧錢糧，回來路遇一隻白額猛虎隨後追來，我後生時那懼他，只因年紀有了，恐怕力不能敵，所以叫喊起來，只見山路中跑出一個穿白小將，把虎打出雙睛，救我性命。那時我就問他這樣本事，何不到龍門縣投軍？他說二次投軍，張環不用。那時我曾賜他金披令箭一支，前去投軍。想他定是薛仁貴。」敬德道：「這裡頭你就該問他名字了。」咬金道：「只因匆忙之間，不曾問名姓，如今著張環身上，要這根御賜的金披令箭，薛仁貴就著落了。」尉遲恭道：「不是這等得的，待本帥親自到汗馬城，只說鳳凰山救駕有功，因此奉旨來犒賞，不論打旗養馬之人，多要親到面前犒賞御宴，除了姓薛，一個個點將過去。若有姓薛，要看清面貌，做十來天功夫，少不得點著薛仁貴。你道此計如何？」

咬金說：「好是好的，只是你最喜黃湯，被張環一頓倒鬼，灌得昏迷不醒，把薛仁貴混過，那時你怎麼得知？」敬德道：「一件大事豈可混帳得的，今日本帥當聖駕前戒了酒，前去犒賞。」咬金道：「口說無憑，知道你到汗馬城吃酒不吃酒？」敬德道：「是阿，口是作不得證的，陛下快寫一塊御旨戒牌，帶在臣頸內，就不敢吃了。若再飲酒，就算大逆違旨，望陛下以正國法。」

天子大悅，連忙御筆親揮「奉旨戒酒」四字，尉遲恭雙手接在手中，說：「且慢，待我飲了三杯，帶在頸中。」敬德連斟三杯，飲在肚中。將戒酒牌帶在頸中，扯開筵席，立在旁首說：「陛下，臣此番去犒賞，不怕應夢賢臣不見。」

徐茂功笑道：「老元帥，你休要稱能，此去再不得見應夢賢臣的。」敬德說：「軍師大人，本帥此去，自有個查究，再無不見之理。」茂功說：「與你打個手掌，賭了這顆首級。」敬德說：「果然，大家不許圖賴。此去查不出薛仁貴，本帥將首級自刎下來。」茂功道：「當真麼？」敬德道：「噯，君前無戲言，那個與你作耍？」程咬金說：「我為見證，輸贏是我動刀。」茂功說

道：「好，元帥去查了仁貴來，我將頭顱割下與你。」二人搭了手掌，一宵晚話，不必細表。

到了明日清晨，先差家將去報個信息，朝廷降旨，整備酒肉等類，叫數十家將挑了先走。尉遲恭辭駕，帶了兩個兒子，離了鳳凰城，一路下來。先說汗馬城張士貴，同了四子一婿，在營歡樂飲酒。忽報進營說：「啟上大老爺，快快端正迎接元帥要緊。今日奉旨下來犒賞三軍，頃刻相近汗馬城來了。」

張環聽見說：「我的兒，想必皇上道救駕有功，故出旨犒賞我們，去接元帥要緊。」父子翁婿六人，連忙披掛，出了汗馬城，果見三騎馬下來，遠遠跪下叫聲：「元帥，小將們不知元帥到來，有失遠迎，望帥爺恕罪。」敬德道：「遠近迎接，不來計較。快把十萬兵丁花名腳冊，獻與本帥。」張環說：「請到城中，犒賞起來，自有花名，為何就要。」尉遲恭喝道：「呔！你敢違令，拿下開刀。」士貴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說道：「元帥不必動惱，快取花名腳冊來便了。」志龍回身到汗馬城中，取來交與元帥。敬德滿心歡悅，接來與大兒寶林藏好，說：「此是要緊之物，若不先取，恐被他埋沒了仁貴名字。」張士貴滿心躊躇，接到汗馬城中，另是安下帥營一座，元帥進到裡面，張環連忙吩咐備宴，與元帥接風。敬德說：「住了，你看我頸中掛的什麼牌？」張環說：「原來帥爺奉旨戒酒在此，排接風飯來。」敬德說：「張環，且慢，本帥有話對你講。」張環應道：「是。」敬德又說：「因朝廷駕困鳳凰山，幸喜你等兵將救駕回城，其功非小。故今天子御賜恩宴，著本帥到汗馬城犒賞十萬兵丁，一個個都要親賞。皇上猶恐本帥好酒糊塗，埋沒一兵一卒，是皆本帥之罪，故我奉旨戒酒。你休將葷酒迷惑我心，教場中還有令發。若有一句不依，看刀伺候。」張環應道：「是。」敬德吩咐道：「教場中須高搭將台，東首要紮十萬兵馬的營盤，好待兵丁住在營中聽點；西首也要紮十萬人馬的營盤，不許一卒在內。依本帥之言，前去備完，前來繳令。」

張環答應，同四子一婿退出帥營。說：「孩兒們，如今為父的性命難保了。」

四子道：「爹爹，為什麼？」張環道：「我兒，你看元帥行作，豈是前來犒賞三軍的？這分明來查點應夢賢臣薛仁貴。」張志龍道：「爹爹，不妨事。只要將薛仁貴藏過，他就查不出了。」張環道：「這個斷斷使不得，九個火頭軍名姓，現在花名冊上，難道只寫其名，沒有其人的？」志龍說：「爹爹，有了。不如將九人藏在離城三里之遙土港山神廟內。若元帥查點九人名姓，隨便眾人混過，或者兵馬內走轉當了火頭軍，也使得的。」張環道：「我兒言之有理。」先到教場中傳令，安紮營盤已畢，天色晚暗。

當日張士貴親往前營中來，薛仁貴忙接道：「不知大老爺到此有何吩咐？」張環道：「薛禮，我為你九人，心掛兩頭，時刻當心。不想元帥奉旨下來犒賞三軍，倘有出頭露面，那時九條性命就難以保全，故我大老爺前來求你，這那離城三里之遙，有座土港山神廟，到也無人行走，你等九人作速今夜就去，躲在廟中，酒飯我暗中差人送來。待犒賞完時，即當差人喚你。」

薛仁貴應道：「多謝大老爺。」說罷，連忙同了八名火頭軍，靜悄悄出了前營，竟往土港山神廟中躲過，且慢去表他。

單說到尉遲恭吩咐二子，明日早往教場。二子答應：「是。」來日，張環父子全身披掛，先在教場中整備酒肉，少刻元帥父子來到教場，上了將台，排開公案，傳令十萬人馬，安住東首營中，又吩咐尉遲寶林：「你將兵器在手，站住西首營盤。為父點過來，你放他進營，若有兵卒進了營，從復回出來，即將槍挑死。」寶林應道：「是。」就立在西營。尉遲恭叫聲：「先鋒張環，你在東營須要小心，本帥點一人，走出一人，點一雙走出一雙，若然糊塗混雜，不遵本帥之令，點一人走一雙，點二人走出一個，皆張環之罪。」

張士貴一聲：「得令。」聽元帥令嚴，心中急得心驚膽戰，低低說道：「我兒，為今之計怎樣？我為父只道也沒有嚴令發下來，所以要隨便混轉來，當了九個火頭軍。如今他這樣發令嚴明，那個當火頭軍好？」四子應道說：「便是。」不表旁首張家父子心中設法，要說到台上尉遲元帥，先把中營花名冊展開，叫次子寶慶看明，叫點某人：「有。」走出東營，要到將台前領賞。

元帥從上身認到下身，看了一遍，才叫張環賞酒肉回西營去。寶林又點薛元，應道：「有。」走到台前，元帥聽得姓薛，分外仔細觀看，見他穿皂黑戰襖，明知不是，賞了酒肉，回西營去了。每常犒賞十萬人馬，不消一日，快得緊的，如今有心查點仁貴，一個個慢慢犒賞，眼活費心，雖托長子端槍在西營看守，還當元帥用心，眼光射在兩旁，恐兵卒混雜，點得到不上頭二百名，天色昏暗，尉遲恭父子用過夜膳，同張環父子共安下營寨，家將四面看守，不許東西兵卒來往。一到明日清晨，元帥升坐將台，重使寶林到西營，點昨日幾名，今日原是幾名不差。然後再點兵卒，才想到了這三天把前營軍名冊展開，一個個點到月字號內來了，這番張環父子在下面如土色，分拆心肝，渾身冷汗。說：「我兒，如今要點火頭軍了，將何人替點？為父命在頃刻，你們可有計策。」志龍叫聲：「爹爹，聞得元帥好酒的，如今奉旨在此，勉強戒酒，那裡耐得住的？今日又是個南風，不免將上好酒放在缸中，衝來衝去，台上自然酒香，看元帥怎生模樣，然後見機而作。」張環道：「到也使得。」就吩咐家將，缸中犒賞的酒，倒來倒去。尉遲恭在將台上，劈面的大南風，果然這個美釀香氣直透，引得尉遲恭喉中酥癢，眼珠到不看了點將旁首，看他把酒倒東過西，若沒有：戒酒牌懸在頸中，定然取酒入喉嚨。